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主任委員	趙林
代主任	武新宇

# 擬定十項生產救災辦法

根據各村生產條件，大力發展各種副業

(保德訊)本月中旬縣農會臨委會與貿易局召集一區各村農委開會，根據羣衆要求，擬定十項生產救荒緊急辦法。該區去年春夏苦旱，秋收前又陰雨連綿，莊稼不過二成收成。城關四鄉、鐵匠鋪、陳家梁、余家梁等村土地缺少，羣衆生活困難。王家驪行政村貧苦羣衆一百九十多戶，舊曆年前缺口糧的即有八十餘戶，能吃到春耕開始的八十餘戶；前會行政村在年

局收買錢子及織布工資皆給棉花，棉花換不成米，因此紡織停頓，一份份工資給一半棉幣、一半棉花。現改爲工資給一半棉幣、一柳粒。由機織之零件的，由貿易局解決。

(六)發動担挑小販及趕毛驢的到河西府谷歇腳鹽廠等羣衆必需品，賣不了時由貿易局收買。(七)東關民眾合作社過去有煙紙坊，因吃用費，紙

草牛糞，每擔準備牛草二十斤，每條牛糞一千二百斤，草料準備好，就餵可不荒地。縣農會臨委會號召羣衆以積極生產來解決春荒問題。克親一部亦決定深入農村，和羣衆密切聯繫，直接爲羣衆服務，貫徹組織生產救荒救死的救濟方針。(安汝孝)

根據「分局緊急通知」

[illegible]

要准不再具賭毀燒場當

(離石訊)二月二十日大武農會開大會批評賭博現象。春節過後，大地有好多在偷溜耍賭，影響了分區土貨及準備生產的工作。市政委員會鳴鑼禁止，但還有人在偷幹。十九日晚上農會副主任崔文生及民兵隊長張德生查出四場賭博，其中有些還是農會和貧農團的幹部，還有復員軍人、民兵、保管委員等。第二日開農會進行批評，大家說：「他們是幹部還偷來，叫他們各人講吧！」李奴生羞慚的說：「這完全是我的不對，我開了代表會回來給大家說不准耍賭，黑夜散夜了會，我說輸的要去了，這是明知故犯，以後再不要第二次，如犯再懲罰。」一我臉上有了黑，知道不擔，丁雙倍處分。」李保生說：「這是舊政權日本人在時學下的爛毛病，過去我打短工賺下幾塊錢，要上兩寶就輸光了。我今後再不耍了。」復員軍人李至來，將罰下的撫卹金米贏了一斗賭博，大家批評後，他也作了檢討，訂下條約。當場燒毀賭具，並將查獲的三十餘萬農幣退還原主，他們都說今後要好工作，領導大家生產。

(郭明、崔文生)

## 解决困难準備春耕

（新華社西北二部，到他區換購四十頭牲口，另募三、四、五三個較富裕鄉多餘的籽種，由農會低利調劑其他鄉村。對無勞力的軍工屬及孤寡運輸隊目的家庭，實行代耕。並決定以門爭出之糧食，急救全區八個鄉中二百二十六戶災民，不夠時，再由農會向有積戶低利借。

易公司換回棉花，發展婦女紡織，另撥一部給五十多家庭修理農具和解決籽種。月長縣五密鄉，兩月來土改與救災結合，已救濟了一千餘災民，政府並將四鄉災民和五鄉齊家灣兩處公營煤窯，轉讓給災民開採，解決三十多戶吃糧問題。

## 戴存保貪污被撤職

（五寨訊）舊寨村保管員藏存保，自當了保管員後，住在農會，私將某家接收收回的井繩弄斷拴牛，和少數人私吃果實中的豬頭，不經任何人私自私吃了八斤棉花。在交公段時，別人嫌交好的，他却在飯食中摻了水。農氏大會上眾人給他提了很多意見，李益澄說：「你把我上水，是給誰吃的？」是給前方戰士吃嗎？」他自已也承認錯誤，願意以後改正。大家決定撤去保管員的職。貧農團決定暫時開除他出國，等他改正以後再說。

（張占元）

（上接第一版）

蔣介石反革命王朝，就是依靠這樣古今中外特出的龐大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構，並聯系各種城狐社鼠和土豪劣紳，以便和人民的作戰，掠奪人民，保護四大家族的財富，把中國人民壓得喘不過氣來，同時也把人民的仇恨步步地與大量地集中起來，以便打倒蔣介石王朝。當然，蔣介石一切反革命的統治機構內，除了那些軍閥、反動政客、貪官污吏以及死心塌地的特務之外，很多人是被迫爲四大家族服役的。蔣介石反革命軍隊中的士兵，都是窮苦老百姓被綁去當的，各級官僚機構內很多人，也僅僅是爲的混飯吃，並不一定存心做壞事的，也有不少真正存心良善還沒有做過壞事的。由於四大家族殘暴的壓迫和剝削，並當蔣介石反革命王朝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走上大崩潰這個時候，不僅蔣軍士兵們更加飢寒交迫，而蔣家政府及蔣家軍內很多中下級的官員家屬，也陷在飢寒交迫的境遇裏面，而求謀自己的出路與生路。所以，在蔣介石王朝一切反革命機構內，也正在醞釀着對蔣介石王朝的大反叛。

完全打碎蔣介石那套反革命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構，而由人民及人民的代表直接掌握全部國家統治的權力，這就是消滅蔣介石反民族反人民的反革命政治制度，這樣就不但消滅了蔣介石王朝，而且使蔣介石倒了之後，永遠再沒有可以攪起之人。辛亥革命時候，滿清朝廷雖然倒了，但袁世凱却利用了滿清朝廷的軍閥的、官僚的統治機構，再起反革命。大革命時候，北洋軍閥雖然失敗了，但蔣介石卻利用了北洋軍閥的統治機構，再起反革命。這是革命的大教訓。所以，如果沒有根本打碎蔣介石反革命的全部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構，如果沒有在全國建立中國人民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權力，我們的革命就不能停止，決不能有最後的勝利。而消滅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和消滅封建買辦的官僚壟斷資本制度，乃是打碎蔣介石全套反革命統治機構的經濟基礎。

政治協商會議的失敗，加重說明了，只要蔣介石那一套反革命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構一日存在的話，那末所謂「和平」所謂「民主」的決議，都只能是白紙寫黑字的東西。而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定是和那反革命的統治機構聯結在一起的，那一套反革命的統治機構，依靠帝國主義的援助而存在，同時，帝國主義的侵略也就藉過那一套反革命的統治機構而向中國擴張。適應於大地主大買辦的經濟基礎而形成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上層統治機構，並不一定要由一個固定的人來代表，它可以由慈禧太后來代表，可以由袁世凱來代表，可以由段祺瑞來代表，可以由曹錕、吳佩孚來代表，可以由蔣介石來代表。總之，任何流氓混蛋、烏鴉抹黑，只要有一個適當的機會，都可能被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捉起來，或叫「皇帝」，或叫「總統」，或昨天叫「總統」，今天叫「皇帝」，或在今天叫「國民政府主席」，明天叫「總統」。問題是制度，有那種封建的與半封建的、殖民地的或半殖民地的經濟制度存在，便和那種制度相適合的人出來，便是由那一個人出來，便是偶然的東西。這就說明了，爲什麼像蔣介石那樣個人越貨的無賴流氓和陰險毒毒的交易所經紀人，竟然能夠變成竊國大盜與賣國大盜，高壓在中國人民頭上達二十年之久。同時，那種制度不但不一定由一個固定的人來代表，並且也不一定由一個人來代表，只要那種制度繼續存在，集中的袁世凱死了，也可以由分裂的袁世凱來代表，而現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奴才主與大洋行實辦，當蔣介石這個末日的時候，也正在尋找空隙，進行陰謀，企圖在保存蔣介石的全套軍







